

“你要问我是谁,请莫问我是谁,风雨中我是一把伞,干渴时我是一杯水……”这是上世纪90年代传唱在大街小巷中的一首流行歌。

1995年,南通工学院一名女大学生石洪英因母亲去世,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依靠。而就在石洪英一筹莫展时,她收到一张100元汇款单,汇款单留言:生活补助费,署名“莫文隋”。直到她大学毕业,每个月都能收到“莫文隋”寄来的100元钱。

顺着汇款单留下的地址“南通市工农路555号”寻找“莫文隋”,石洪英多次未果,但她不甘心,借助媒体发起寻找“莫文隋”活动,全城张贴“莫文隋,你在哪里”的海报。

在寻找的过程中,她终于明白,“莫文隋”是“莫问谁”的谐音。很多年后,“莫文隋”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,他就是南通工学院(南通大学前身)原副院长汤淳渊。

7月14日,83岁的汤淳渊在少数亲友以及南通大学领导和老同事的目送下,遗体在南通殡仪馆火化。他在世间的最后一程,一如他的人生一样低调而简朴。

“莫文隋”,这个24年来一直让南通人引以为傲的名字,又一次点燃了整个南通城,成为文明航道旁一座灿烂耀眼的灯塔,照亮整座城市的道德星空。

## 治学严谨,诲人不倦

熟悉汤淳渊的人都说,他是个外表冷峻、内心温暖的人。

上世纪60年代,汤淳渊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热处理专业,后从镇江农机学院调回家乡,进入南通工学院工作,为学生讲授机械原理课。

南通工学院纺织系原党总支书记周甜回忆道,汤淳渊的严谨细致尤其值得机械专业的学生效仿。“每次批改的作业,汤院长都写得特别精细,字体也非常娟秀。”

《江海晚报》总编辑宋捷曾是汤淳渊的同事。在他的记忆里,和汤淳渊共事三年,没有见他笑过一次,不仅是学生,青年教师也都都很敬畏他。

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工学院后,汤淳渊出任学校的副院长,分管教学工作。令宋捷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教师职称,当时省里规定评中高级职称最好要有研究生学历,但不是必需条件。

作为分管领导,汤淳渊取了上限,卡了一大批青年教师,倒逼他们去读硕博。因为这个倒逼机制,当年南通纺织工学院教师中,研究生的比例在全省排名靠前,如今,一些高校的南通籍领导,也从当年被汤淳渊的“上限政策”倒逼读研究生这件事中受益。

在教学质量上,汤淳渊容不得一丝马虎,有教师、学生怕他,教学事故,迟到早退、监考不到位,作弊,基本别想从他手上逃脱。他要求教务处严抓上课纪律,还亲自带人去教室检查上课情况,凡是有迟到、早退现象的,都要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。“有一次,我提前了30秒钟下课,也被无情地张榜公布了。”杏林学院院长顾卫标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汤淳渊还要求年轻人到工厂中实践锻炼。他认为,凡是工科类的教师,一定要去工厂锻炼半年或一年,提高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,有实践经验后才能够把课上好。

他在校内推出“青蓝工程”,老中青教师提携共进。正是在这样严苛的要求下,南通工学院成为全国第一批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合格单位,江苏省仅此一家。获此殊荣,汤淳渊功不可没。

“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身正气在院长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,默默资助贫困生石洪英的事,让我对汤院长的品格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,也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。”周甜说。

## 低调做人,善心待人

过去24年里,在各类表彰会上,“莫文隋”



汤淳渊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

# 汤淳渊： 永远的“莫文隋”

■本报通讯员 陈妍 张露莹 记者 温才妃

一个人带动了一群人、一座城,“好人文化”在南通引发了“滚雪球”效应。受“莫文隋”现象的影响,上世纪90年代,南通全社会掀起争相学习、效仿“莫文隋”的热潮,涌现出一个又一个“莫文隋”。

多次被评为道德典型,但领奖人永远缺席。

1995年底,南通工学院原党委书记袁靖东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正平透露,“莫文隋”很可能是汤淳渊。黄正平亲自登门求证,汤淳渊才肯承认自己就是“莫文隋”。

同时,汤淳渊和他定下了保密协议,不公开真实身份,不希望媒体宣传自己。当得知汤淳渊就是“莫文隋”时,与他同事36年的南通工学院原党委书记袁靖东毫不惊讶,“我和老汤出生在同一个地方,我们的老家都在陆洪润,很早就认识了。老汤纯粹、真诚、厚道,他也有能力帮人。我的电话打过去,他立马赶过来带我去医院。”

汤淳渊出身于名门世家,是家中长子,父亲汤承祖是南通有名的中医,这对他的影响很深。他总说,要做一个善良的人,做一个好人。但凡教职员有求医需求,他二话不说,手写一封“介绍信”让人去找汤老先生。有一次,南通工学院原党委书记周翠林孤身一人在家,头痛欲裂。“我以为自己不行了,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汤院长,他愿意帮人,也有能力帮人。我的电话打过去,他立马赶过来带我去医院。”

在南通工学院老教师沈秉干和顾安之的印象中,汤淳渊虽然严格,但严肃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温暖的心。

沈秉干曾因身体原因,先后在南通和上海地区的医院住院就诊,汤淳渊得知后,无论多

远,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。

“他就是这样关心每一位职工。”顾安之不禁红了眼眶,“入党时,是汤院长代表院党委找我谈话的。我入党较晚,他特别鼓励我好好学习,好好工作。他的语气很亲切,我听了很受鼓舞。”

2008年,奥运火炬在南通传递。汤淳渊被推荐为火炬手,一向低调的他一开始婉言谢绝。他说:“比我更优秀、更值得担任火炬手的人多的是。”在经过反复做工作后,他才勉强答应了。直到此时,汤淳渊的名字才被人们所了解。火炬传递结束后,他又把奥运火炬的系列物品全部捐献给了学校。

汤淳渊在帮助别人时,总是低调得不愿让人知道,但别人对他的好,却总让他心心念念。老伴顾宗勤回忆道,住院期间,即使已经病人膏肓,无法行动,汤淳渊仍时时感念着在医院照顾他的医护人员,每次家人带来蜂蜜等营养品时,他总念及医护人员辛苦,嘱咐家人将营养品送给大家。

## 一个人影响一座城

就在“莫文隋”现象在南通迅速掀起波澜时,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,南通工学院专门设立了“莫文隋基金”,各系还成立了“莫文隋服务队”,全院教职员在物质上、精神上向贫困生伸出援助之手,使他们得到了最及时的帮助。

受“莫文隋”现象的影响,上世纪90年代,南通全社会掀起争相学习、效仿“莫文隋”的热潮,涌现出一个又一个“莫文隋”:汇款给社会福利院的“魏群(为群)”、多次向慈善机构捐出善款的“关辛(关心)”、默默关爱患病少年的“吴铭(无名)”、还有“卫英才(为英才)”“任有琴(人有情)”……他们就像一颗颗耀眼的明珠,在江海大地上闪耀着道德的光芒。

一个人带动了一群人、一座城,“好人文化”在南通引发了“滚雪球”效应。据南通市慈善会、社会福利院和希望工程办公室不完全统计,从1995年涌现“莫文隋”开始,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,就收到捐款近百万元,其中不留名的就有一百多笔。

20多年来,在“莫文隋”精神的传承和浸润下,扶危济困、大爱奉献的“莫文隋”精神在南通大学师生中生根发芽、蔚然成风。

南通大学志愿者累计开展志愿服务4000余项,参与人数近50万人,南通大学莫文隋志愿者志愿服务时长在打卡器App上的统计名列全国第一,从本地志愿服务,到支教青海新疆、“洋雷锋”参与服务。

南通大学还设立了“莫文隋”基金与官方网站,各学院设有“莫文隋”志愿服务队。2011年,南通大学莫文隋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被授予“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”。在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评比中,南通大学连续5年获评全国优秀单位。

如今,汤淳渊所引发的“莫文隋”精神已成为南通精神文明的一张闪亮名片。南通江海志愿者由最初的34人发展到120万多人,全市每6人中就有一人江海志愿者,江海志愿者服务平台等总计发布志愿服务活动超过3万个,总时长超过2300万小时,全市登记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近5000个,志愿者人数超过120万……近年来,在省级以上志愿服务评选中,南通有30多个组织、50多个项目、100余人上榜,数量全国领先。

## 寥寥数语,铮铮风骨

三年半前,汤淳渊被诊断为重症肌无力,这一疾病是世界医学领域的一大难题。随着病情的加重,汤淳渊感到了行动不便和呼吸困难,甚至不能说话和进食。2018年底,离退处原处长刘能驹前去探望他,在重症监护室里,汤淳渊吃力地用手指蘸着碘伏在白纸上写下了36个字:“谢谢医生护士,谢谢组织关爱,人总是要走的,不要再抢救了,把药用到需要用的病人身上。”当时,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落泪。

2019年7月12日晚9时22分,汤淳渊停止了呼吸,安详地走完了他低调而简朴的一生。

清华大学南通校友会发来唁电:“南通汤学长牢记‘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’校训,认真做事,低调做人,烛照人生;他做好事,莫问谁,行胜于言。汤学长努力为精神文明南通现象添彩,二十四年来感召江海,南通因有这样的‘莫文隋’风范而自豪,南通人因生活在这样的江海志愿者群中而深感幸福!”

“汤院长不仅是个严肃、严格、严谨的人,更是个好父亲,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践行宗旨;是个好老师,培养学生、关心学生、爱护学生;是个好领导,政治素质高、工作能力强、服务意识浓。今后,我们要做强‘莫文隋’志愿者队伍,做大‘莫文隋’基金,做实‘莫文隋’精神传承,让‘莫文隋’的身影继续成为江海大地上最闪亮的星……”南通大学副校长侯文华说。

就在他离世后的第二天,一份尘封11年的遗嘱被公之于众,上面清晰地写着:余离世后,不发达广告,不添“寿衣”;不进行任何形式;不购骨灰盒,不保留骨灰,撒入狼山外长江口……

寥寥数语,传递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风骨和高尚情怀。

## 师者



蔡焕杰

# 蔡焕杰： 努力做大家 满意的好老师

■本报通讯员 王学锋 记者 温才妃

从教30多年,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蔡焕杰最深刻的体会是,“当一个普通教师容易,但当一个被学生认可的好教师很不容易。尤其是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,他始终保持着谦虚,争取做一个学生、家长和学校都满意的好老师。他把教书育人摆在了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训练基本功、推出学业预警、科研反哺教学、手把手帮助学生……都是他的“人生清单”上务必要认真完成的事情。”

## 一定要把基本功训练扎实

1983年,蔡焕杰大学毕业后,来到原西北农业大学水利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。“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我们是不允许上讲台的,必须接受一整套严格的教学基本功训练。”

从参加工作到正式站上讲台,蔡焕杰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。其他老师上课,蔡焕杰就提着小黑板、挂图,跟着老师听课。老师带学生做实验,他也跟着帮忙。此外,他还要为学生批改作业。“上课前,我要在小黑板上把老师讲课所需要的工程图、示例图等画好、画整齐,供老师用。上课的时候,我也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课,做笔记,加强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,学习不同老师的授课方法和技巧。”

经过长期的教学基本功训练后,教研室安排他进行试讲。大到授课大纲,小到板书、站姿、语气、手势,其他老师们都会认真、诚恳地指出他存在的不足。试讲通过后,才能单独授课。“现在回想起来,没有那阵扎实的基本功训练,就不可能有现在三尺讲台上的驾轻就熟。”蔡焕杰由衷感叹道。

如今,蔡焕杰是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青年教师侯会静入职以来的指导老师,他十分关注青年教师的基本功训练,从教学、科研等各方面予以细心指导和帮助。“蔡老师气质儒雅,教学经验丰富,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,深受师生尊敬和喜爱,是我们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。”侯会静说。

## “搞好教学是我应尽的天职”

从教三十余年,无论身份、角色如何转换,蔡焕杰始终没离开过三尺讲台,并坚持为本科生上课。用他的话来说,“搞好教学是我应尽的天职。”

担任院长近十年,蔡焕杰在全校范围内率先开展学业预警,建立了学院与学生、家长的良好沟通机制。学生家长赵女士在给蔡焕杰的信中这样写道:“尊敬的蔡院长,真诚感谢您对孩子的精心培育和关怀呵护,作为家长,我们将积极配合学院,共同把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!”

作为旱区农业水土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,蔡焕杰工作很忙。但无论如何忙碌,只要与教学工作发生冲突,他一定会把他事先放一边,优先保证教学。近几年,蔡焕杰主要给本科生讲授“灌溉与排水工程学”和“研究生讨论”,一般都安排在秋季学期。课表一经排定,蔡焕杰就不轻易调课,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秩序。

“灌溉与排水工程学”是一门专业性、实践性很强的课程。如果仅仅照本宣科,很难把概念和问题讲透。怎样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把一个个枯燥的概念讲清楚,成了蔡焕杰经常思考的问题。为了把“调亏灌溉”和“非充分灌溉”概念讲清楚,蔡焕杰费尽心思,最终用比喻让问题迎刃而解。“我把‘调亏灌溉’比喻成‘富人家的小孩’,平时要穷养,等真正需要钱时把钱给够;把‘非充分灌溉’比喻成‘穷人家的孩子’,钱不够花,所以要把钱用在刀刃上,使效益最大化。这样同学们就一下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了。”

##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

由于工作原因,蔡焕杰经常到国内外水利工程建设现场考察。每到一处,蔡焕杰总是找有问题的地方照相,收集第一手的教学实例,以至于人家以为他是专门来挑毛病的。“这样的教学实例太难得了,我必须照下来运用到课堂教学上。”蔡焕杰说。

在灌溉渠道的规划设计教学中,蔡焕杰从甘肃引大灌区的渠道冻胀破坏问题出发,针对我国西北寒冷地区的特点,加强了渠道抗冻胀有关内容的教学;以我国南水北调工程为例,把跨区域调水问题的国内外相关争论和不同观点介绍给同学们。此外,蔡焕杰还注意把国际上的实例引入课程教学,如把日本的排水工程、韩国的围海造田工程、美国西部大平原的喷灌工程等通过图片向学生们展示。

课余,蔡焕杰主动走近学生,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,与他们平等相处,深受学生爱戴。

她付启是蔡焕杰的博士研究生。他说:“有一次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,我给蔡老师打电话说明问题,当我看到在外地的蔡老师驱车50多公里赶到试验地时,内心久久不能平静!”“蔡老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,选择他作为我的导师对我至关重要。”农业水土工程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王晓文如是说。

# 胡必亮：求索“一带一路”

■本报通讯员 沈阳 记者 温才妃

穿过绿树成荫的校园,来到京师学堂的二楼,悬挂60余面各国国旗的旗杆依次而立。微风拂过,不同色泽的旗角时而涟漪般波动,仿佛不同肤色的人们“手拉着手”,讲述在这里发生的丝绸之路新故事,而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北京师范大学“一带一路”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。

## 一颗滚烫的教育初心

胡必亮很庆幸自己从事“教师”这份北京光的职业。2013年6月,他被学生评选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“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”。在外人看来,一个校级奖项的分量,远不及“中国经济学领域的诺贝尔奖”——孙冶方经济学奖,但却是他极为珍视的殊荣。因为在他的心目中,“丝路”和“师路”合二为一,恰是事业与情怀的自然交融。

早在2013年9月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胡必亮就敏锐地意识到,这将是国际教育一个很好的切入点,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国际教育项目创办起来,办出自己的特色。

几经奔走,他组织团队力量申报国家“国际高端学位项目”。为了通过政府机构的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,那一段宵衣旰食的日子仍历历在目。胡必亮至今还记得,2014年1月15日,他们收到关于这个项目的政府批件。这意味着从2014年秋季开始,新兴市场研究院代表北师大承担“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”。那一刹那,他高兴得“像是新生了一个孩子一样”。

如果说“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”是胡必亮团队倾注了心血孕育出的新生命,那么从这个项目走出的国际学员,更能深切感受到“有温度的教育”。“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”是一个纯

英文教学项目,学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中层领导,一般都有5-10年不等的工作经历,为这些学员授课不仅要英语好,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、深厚的理论功底。

面对师资紧缺的情况,胡必亮一人担任三门课的教学任务,同时凭借自己在世界银行、法国兴业银行等国际机构出色的工作经验,以及在国际金融界、学界、政界较丰富的人脉资源,请来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授来北师大担任项目的授课教师。

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学员赛德说:“这里总是大咖云集、贵宾满堂,我们的老师都是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。”

承接该项目以来,他先后邀请吉尔吉斯共和国前总理卓奥马尔·奥托尔巴耶夫博士讲授《欧亚经济联盟的政治经济学》课程;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前总理兹拉特科·拉古姆季亚博士和波兰共和国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泽高兹·W·科勒德克博士共同讲授《领导力》课程等。

如今,该项目积累的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,受到了广大学员的赞誉,也得到了商务部的高度认可,成为“一带一路”国际教育的典范之一。

## 一段不曾褪色的“田埂”记忆

访谈正在进行中,被一个中途来电打断。胡必亮很绅士地示意,这个电话不能挂断。他不时地用GDP、CPI、投资率、城镇化率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数据回应着电话的那头。

电话的那头是一位“农民企业家”、湖北汉川福星村的“掌门人”谭功炎。很难想象,一位

繁忙于研讨全球治理事务、穿行于世界经济走廊之中的经济学教授和“一带一路”问题专家,还始终惦记着钱时自己那片田埂。“我是我们村的经济发展的顾问,也可以说是我们村的‘首席经济学家’!”

胡必亮出生于湖北汉川的一个贫困湖区,从记事起,就跟着父母、兄长们在田埂上辛勤劳作。“那时候,我走在田埂上,就想为什么整日劳作到大汗淋漓,却依旧如此贫苦?我们的农村发展制度与政策需要做什么改变?”

带着改变农村贫困的梦想,他成为由一个小公社举办的高中里,唯一考上大学的“骄子”。大学毕业,胡必亮如愿以偿来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。进京报到后,他却没做停留,很快“脚踩泥土、行走大地”,到最贫困的地方去,年轻的胡必亮一头扎进农村。

胡必亮坦言,他个人的成长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,“与时代同行”的他,经历了自我成长的改革时代、全球化时代、新时代。时代在变,胡必亮“向下凝望”的目光始终不变,对于如何改变贫困面貌、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跨越,保持着超强的敏感和坚韧的笃定。

1989年3月,出差归来的胡必亮,偶然在北京火车站看到如潮的进城务工人员,他敏锐地感知到这个时代的新变化来了。他的研究视角从农村问题转到了城镇化。而后从城镇化到金融改革和世纪之初的创新创业,从中国到新



胡必亮(右二)与他即将毕业的学生们

兴市场国家再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,胡必亮每一次“与时代同行”的研究脉络延伸,都为团队今天的成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1987年,他在菲律宾的7个月,收集了很多关于菲律宾土地制度、地方金融制度、农民收入等问题的资料;1989年开始在泰国中部的村庄经济英文专著;其间他也曾到中东欧的匈牙利、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进行短期调研;1990年到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之前,他还曾到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、斯里兰卡、缅甸等亚洲国家进行过一些关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点国家,因此他称自己与“一带一路”结缘是命中注定。

胡必亮戏称自己是“野蛮生长”——从世界银行国际格局下思考中国经济,到哈佛大学的校园里著书立说,平均两到三年换一次工作抑或人生角色,每一次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,看似无心插柳的故事,却凝结着勤勉奋斗的激情。而正是他理想主义的不灭情怀,润泽了所到之处,成就了如今的“柳成荫”。